

十六國春秋

西南涼涼錄錄
七錄錄一
一之三三

八十九之九十四



			漢書門
	二	三	類
	一	二	號
二	四	九	函
〇	五	〇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九	三	書	
〇	二		
函	〇	九	類
三	冊	號	
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9	
冊數	20 (19)		
函號	290	165	

載記

共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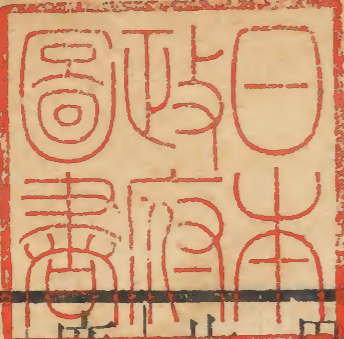
南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秃髮儁檀

淺草文庫



秃髮儁檀烏孤第三弟也少機警有才畧其父
思復鞬甚見愛重常謂諸子曰儁檀明識幹藝
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
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儁檀利
鹿孤卒儁檀襲位更稱涼王還居樂都改元弘
昌初乞伏乾歸之歸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為質

十六國春秋 卷八十九

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欲殺之儻
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
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無
足深責宜加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
熾磐又奔允街儻乃歸其妻子冬十月儻
攻呂隆於姑臧十二月秦姚興遣使拜儻車
騎將軍廣武公秦建節將軍王松忽帥騎助呂
隆守姑臧儻弟文真擊而虜之儻怒遣使
謝罪送還長安

弘昌二年春正月儻大城樂都秋七月儻
復出兵攻呂隆於姑臧秦姚興遣左僕射齊難
等帥騎迎隆儻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
月秦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儻厚
禮而遣之

弘昌三年春二月儻畏秦之彊又密圖姑臧
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尚書關尚一作參
聘於秦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而
檀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

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冬十月儻檀遣鎮南將軍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於秦求領涼州興不許乃加散騎常侍增食邑二千戶

弘昌四年

弘昌五年夏六月儻檀帥師伐沮渠蒙遜次於

氏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疋羊三萬口於秦秦主興以爲忠署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今之西寧因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長安留尚興弗許威流涕固請興悔之使西平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儻檀會儻檀已率步騎三萬進次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儻檀遽逼遣尚尚出自清陽門儻檀入自涼

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敞因荐本州名士十餘人於儔檀詳具敞傳儔檀嘉納之乃大饗文武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儔檀復遣西曹從事史嵩聘秦姚興謂嵩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嵩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嵩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山車騎兄弟傾其本根陛下雖鴻羅

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嵩爲騎都尉秋八月儔檀讌羣臣於宣德堂酒酣仰視而歎孟禕極言切諫詳具禕傳儔檀嘉納之以鎮南將軍與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於樂都儔檀雖受制於秦然車服禮儀皆如王

者九月儻遣使與西涼李暠修結和好冬十月儻僞遊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羗三萬餘戶於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於方亭十一月遷都於姑臧弘昌六年秋七月儻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不應斬其使送長安九月儻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入自西陝蒙遜率衆來拒戰於均石儻敗績乃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復爲蒙遜所擊西郡太守楊統以日

勒降之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來奔夏主

赫連勃勃遣使求婚儻不許十一月勃勃率

騎二萬來攻戰於陽武一作支陽殺傷萬計及驅掠

二萬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去儻欲率衆追

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

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

鋒不如從温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

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別將賀連怒曰勃勃敗

亾之餘烏合之衆柰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

十六國春秋卷之十九
之僣檀從之勃勃先於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
塞路勒兵逆擊復爲所敗追奔八十餘里殺傷
更以萬計名臣勇將死者十六七僣檀與數騎
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僣檀懼東西寇至乃徙
三百里內百姓皆入於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
七兒因百姓之擾率其屬三百人叛於北城推
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夕聚衆至數千人
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
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遽從

此小人爲不義之事乎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
前之危悔將何及衆聞之咸奔散七兒逃至晏
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哀輔
國司馬邊憲等七人潛謀叛逆悉誅之

嘉平元年夏五月秦以僣檀外有陽武之敗內
有邊梁之亂欲乘釁而取之遣尚書郎韋宗來
聘因以觀釁僣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
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述人事成敗機變
無窮辭致清辯宗退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

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清濟世者不
必八索九邱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載

作五經之外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

之偉人由余日磬豈足為多也宗還長安言於

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僣檀機詐多

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

之眾尚能破之況吾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何足

剋也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載記作終始殊途

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僣檀以輕

勃勃致敗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自固求全臣

竊料羣臣才畧無僣檀之右者右一作正雖以天威

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曰子何慮之過也

不聽乃遣中軍將軍廣平公姚弼及後軍歛成

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姚

顯率騎二萬為弼等後繼因遺僣檀書云今遣

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

於河西邀之僣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等濟自

金城進次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拒之弼遣

人諭以禍福令其速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
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佑汝吾寧爲涼鬼何降
之有弼攻陷之遂斬霸長驅至姑臧僣檀嬰城
固守因出奇兵擊弼乃大破之弼退屯西苑城
中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
送之僣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
力延侯曰今強敵在外內有奸豎兵交勢踧禍
難不輕不悉坑之何以懲後載記作宜悉坑僣
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

悉驅牛羊於野次斂成縱兵抄掠僣檀遣鎮北
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襲
秦兵復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
僣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秋
九月雨甚堰壞弼軍得水復振姚顯至高平聞
弼敗倍道赴之軍勢益盛顯遣善射將孟欽等
五人挑戰於涼風門苙未及發僣檀材官將軍
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僣檀
慰撫河外引師而去僣檀亦遣使者徐宿詣秦

謝罪冬十一月僣檀復稱涼王卽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嘉平署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虎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鼂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右僕射鎮北大將軍俱延爲太尉鎮軍將軍敬歸爲司隸校尉成公緒爲大司農自餘封授各有差

嘉平二年春正月以次子明德歸爲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雋爽聰悟僣檀甚寵之年始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援筆立成影不移漏僣檀覽而嘉之擬之曹子建

嘉平三年夏四月遣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歸蒙遜大怒率騎五千來伐至於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徙數千戶而還太尉俱延率兵追擊蒙遜復大敗歸是月僣檀將親帥五萬騎伐蒙遜太史令景保及左僕射趙晁切諫僣檀不聽保固諍之僣檀大怒鎖保而行戰於窮泉爲蒙遜所敗單

馬奔還保遂見擒既而逸歸僞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龜也封爲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僞檀懼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阬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竒鎮據石驢山以叛僞檀懼爲蒙遜所滅且慮嶺南爲竒鎮所剋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僞檀纔出城魏安人焦謚

王侯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謀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而自稱涼州刺史降於蒙遜司隸校尉敬歸討竒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乘勝來伐僞檀遣安北將軍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

嘉平四年春二月蒙遜攻圍樂都三旬不克遣使謂僞檀曰若以寵子爲質吾當還師僞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

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

一作保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

儻檀遣太子虎臺拒之爲樹洛干所敗儻檀又

欲北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

臧凶勢方盛且宜固守伺釁不可妄動儻檀不

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茗藿茗徒聊切藿徒吊切掠五千餘

戶將軍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

戶資財盈溢衢路今旣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

嶮峻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

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此危道也衛尉伊

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步我騎

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

計之左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

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引軍

大至儻檀敗走進圍樂都儻檀嬰城固守遣使

請和以子染干爲質蒙遜引兵而去秋七月河

南王乞伏乾歸遣子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

審虔來伐八月兵濟河南儻檀遣太子虎臺逆

戰敗於嶺南熾磐虜牛馬十餘萬民二千餘戶而去

嘉平五年夏五月乞伏乾歸遣熾磐襲白土三河太守吳陰率衆降之

嘉平六年春三月僞檀遣安西將軍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去邯川人衛章等謀殺護軍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敢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至馳告文支支遣將軍疋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之而去夏四月蒙遜進攻樂都二旬不剋鎮南將軍文支以湟河迎降蒙遜徙五千餘戶於姑臧尋復率衆來伐僞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引去

嘉平七年春唾契汗乙弗等皆叛僞檀議欲西討之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不收上下饑敝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令遠征雖剋必有後患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撫

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俟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儻曰孤將畧地卿無沮衆謂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惟在熾磐然熾磐名微兵少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乘虛來襲虎臺嬰城固守熾磐四面攻之西曹從事中郎尉肅言

於虎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率諸晉人拒戰於外如或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蕞爾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懼晉人之有二心也乃悉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進曰熾磐不道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人神共憤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豈有二乎今事已急而殿下乃疑之如是耶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

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乞伏捷虔帥騎五千
追僞檀徙虎臺及文武百姓於枹罕安西將軍
樊尼自西平奔告僞檀僞檀泣謂衆曰今樂都
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還歸實
無所赴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
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卽歸熾磐便爲奴僕矣
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也遂引師而西衆多
離叛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
士皆散惟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載記作洛

弘安西將軍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不去僞檀
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
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旣乃歎
曰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
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
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
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
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
子而死遂歸於熾磐大臣親戚悉皆棄去惟陰

利鹿隨之夏六月僂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
以上賓之禮待之初樂都之潰諸城皆降獨鎮
軍尉賢政固守浩亶熾磐遣虎臺以手書諭之
賢政執正不下既聞僂檀至左南乃降秋七月
熾磐以僂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
熾磐所鳩左右勸僂檀解藥僂檀曰吾病豈宜
療耶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諡景王
虎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僂檀少子保周臘子破
羌俱延子覆龍烏孤孫承鉢利鹿孤孫副周皆

奔於河西王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爲
張掖王覆龍爲酒泉公破羌爲西平公副周爲
永平公承鉢爲昌松公保周後叛討誅之自烏
孤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歲在丁酉僭號太初至
僂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歲在乙
卯滅

春秋第八十九卷

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南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秃髮文支

秃髮文支僭檀之族也仕至鎮南大將軍湟河
太守封興城侯鎮姑臧文支荒酒愎諫不恤政
事邯川護軍孟愷表奏之僭檀謂伊力延曰今
州土傾覆所仗者文支而已今復如此將若之
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僭檀乃召文
支既至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謬承

嗣統不能荷負大業顛狽如是胡顏視世雖存
若隕度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
卿惟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
宗之業將誰寄乎文支頓首陳謝其後沮渠蒙
遜攻樂都文支以湟河迎降遂仕蒙遜爲廣武
太守

秃髮樊尼

秃髮樊尼利鹿孤之子也爲安西將軍僣檀爲
乞伏熾磐所破滅樊尼奔赴之僣檀歸熾磐乃
使樊尼率餘衆依沮渠蒙遜後與其子歸于魏
子後仕爲臨松郡丞甚得衆心

秃髮破羌

秃髮破羌僣檀之子也偉容貌美丰儀兼饒機
辨僣檀之伐乙弗也破羌留居樂都僣檀旣爲
乞伏熾磐所滅破羌自樂都奔降於魏世祖素
聞其名及見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破羌
曰卿與朕本出同源因事分姓可賜姓源氏從
征涼州蠕蠕及討蓋吳諸賊皆奮擊有功世祖

又賜名賀遷殿中尚書宗愛弒世祖及南安王
余賀決策翼戴高宗諱守禁門誅弒逆加征北
將軍進爵西平王歷官太尉以高祖諱宏高宗
孫顯祖子
太和元年卒孫懷歷官驃騎大將軍懷子子雍
歷鎮東將軍為冀州刺史討葛榮戰敗死之子
雍弟子恭歷中書監其餘亦多至大官

僂檀妻折掘氏

折掘氏右衛將軍折掘竒鎮之姊也僂檀初襲
位涼王立為涼王后既而畏秦人之強乃去年

號降稱夫人及僂檀復稱涼王改年嘉平復立
為王后

楊桓

楊桓弘農人也初仕呂光光之季年內外叛作
郭磨之反東苑也桓從弟統始舉兵推桓為主
而桓執義彌厲詳具光龍
飛二年及呂纂時桓以后父
任為尚書左僕射而纂為隆所弒后亦自殺桓
乃棄位而出叵利鹿孤伐隆獲桓乃謂桓曰安
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為囚虜豈曰智乎桓曰臣

受呂氏厚恩位叅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
俱溺實耻爲叛臣以見明主耳利鹿孤曰卿忠
臣也以爲左司馬秦姚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
鹿孤不敢留乃餞之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
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
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晞其翼
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
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
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
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
之功龍門旣開而臣違離公衡之變豈曰忘之
利鹿孤爲之流涕遣行旣至秦興深禮重之屢
仕顯職桓竟卒於秦

宗敞

宗敞姑臧人仕秦姚興涼州別駕敞父爨呂光
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僂檀於廣武乃
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
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

託君可乎僂檀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及卽僞位涼州刺史王尚使敞來聘僂檀謂之曰孤以不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旣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復見卿也復一作得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念存先人雖朱暉眊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僂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後姚興署僂檀爲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因徵

王尚還長安敞以別駕送之僂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僂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畧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翁張穆邊憲文齊揚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夫以大王之神

一國春秋卷九十五
畧加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縱橫
天下區區河右豈足定乎僇檀大悅賜敞馬二
十疋至秦會王尚爲流言所謗敞抗章辨白興
深美其文詳具典傳後還遷太府主簿錄記室事

孟禕

孟禕武威姑臧人也仕呂隆爲昌松太守僇檀
攻禕於顯美剋之乃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
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
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

分甘乎禕曰明公開剪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
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蔑爾敢距天威釁
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禕荷
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
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明公圖之僇檀大悅乃
釋其縛待以客禮嘉其忠烈拜爲左司馬禕辭
曰呂氏將亾聖朝必取河右昭然已定人無智
愚皆知之者但禕爲人守城不能自全復忝顯
任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於姑臧

死且不朽傳檀義而歸之及隆為秦所滅禕仕於姚興為涼州刺史王尚別駕司馬興後以傳檀代尚為涼州禕出迎於道左既至譙羣寮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禕進曰昔張文王謂張駿築城苑繕宮廟為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漼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眾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主有西夏率土崩離墮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矣惟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傳檀謝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

雲霍一作曇瞿

沙門雲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家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利鹿孤僭號稱王霍從河南來至於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於水中後日衣自還其

本主一無所汚行步如風雲力者追之恒困不及言人生死貴賤毫釐不爽人或藏其錫杖乃大哭數聲閉目須臾立知其處起而取之人益竒其神異終莫能測因之事佛者甚衆車騎僣檀權傾一國性尤猜忌多所殺害霍謂之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僣檀不從翼日又謂之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僣檀曰僕先世以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

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饑渴之色僣檀密遣沙門智行持餅遺霍霍曰吾誰欺而欺國主乎遂深竒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旣蒙其福咸稱曰聖人

一云稱之曰大師

出入街

巷百姓迎爲之禮僣檀有女病篤請霍救療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吾安能延命耶止可知早晚耳僣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

僂檀命開之不及至晉義熙三年僂檀為赫連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往

景保

景保未知何許人明於天文善陰陽占侯仕僂檀為太史令初僂檀將親帥眾伐沮渠蒙遜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僂檀曰蒙遜往年無道一作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畜力待時將報東門之耻

今大軍已集卿欲沮眾耶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為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僂檀曰我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拒我則眾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僂檀怒鎖之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進次窮泉與蒙遜戰僂檀大敗單騎奔還保為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

為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為
 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於平城
 以婁敬為功袁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為戮卿策
 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
 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
 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
 遜乃逸之至於姑臧僣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龜
 也而不能從孤之深罪也封安亭侯食邑五百
 戶

陰利鹿

陰利鹿不知何處人仕於僣檀僣檀之奔於乞
 伏熾磐也惟利鹿隨之僣檀謂利鹿曰去危就
 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叛卿何獨留利鹿曰臣
 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委質為臣忠孝之義不
 能兩全臣雖不才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
 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勒而侍陛下者臣
 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筭敢離左右
 乎僣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

一六國春秋 卷九十
十
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
歲寒不凋見之於卿矣流涕遣之

尉賢政

尉賢政仕僂檀爲別將屯於浩亶樂都之潰諸
城皆降於乞伏熾磐惟賢政固守不下熾磐遣
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孤城獨
守將何爲也賢政曰吾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
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伏
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聞命妻子小事豈足

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
責若邀一時之利忘委任之責者竊用耻焉大
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僂檀太子虎臺以手
書諭之賢政曰汝爲國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
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
旣而聞僂檀至左南乃降

春秋第九十卷

西涼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一

西涼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暠

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也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曾孫仲翔後漢初為將軍討叛羌於素昌素昌乃狄道也眾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因以家焉遂世為西州著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顯位雍至東莞太守柔至相國從

事中心郎北地太守祖弇音奄仕前涼張軌為武衛
 將軍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堅幼有
 令譽為世子侍講年十八卒嵩昶之遺腹子也
 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
 天文及長頗有聲稱兼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
 與呂光太史令郭磨及同母弟宋繇同宿磨起
 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如李君者終當有國土
 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光龍飛
 二年建康太守京兆段業叛光自稱涼州牧以

燉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嵩為效穀
 令宋繇亦仕于業為中散常侍孟敏卒燉煌護
 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燉煌索仙等以嵩溫毅
 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燉煌太守嵩初難之會
 宋繇自張掖告歸燉煌言於嵩曰段業無經濟
 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磨之言耶白額駒今已
 生矣嵩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業因以嵩為安
 西將軍燉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號涼
 王其右衛將軍燉煌索嗣言於業曰李嵩不可

使據燉煌恐此地非復大王之有業乃以嗣代
嵩爲燉煌太守嗣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
移檄使嵩迎已嵩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
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氏闇弱正是英豪
有爲之日將軍據有一國之成資奈何束手授
人索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猝能
拒之可一戰而擒也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
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
英姿挺特有雄伯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嵩

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宦至此不圖此郡士人
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
因遣繇覘嗣嗣見繇言所以代嵩之意繇啖以
甘言及還謂嵩曰嗣志驕兵弱此成擒耳於是
嵩遣二子歆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擊
破之嗣奔還張掖初嵩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之
交嗣常以宗族托嵩曰我身猶子身勿爲疑也
及是嵩反爲嗣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
業自表盡忠不貳橫爲嗣所讒請業殺嗣嵩當

自歸司敗業輔國將軍沮渠男成亦惡嗣因勸
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暘分燉煌之涼興烏澤
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暘爲使持節都
督涼興巴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
庚子元年冬十一月暘所居後園有赤氣起龍
跡見於小城於是晉昌太守唐瑤叛業乃移檄
六郡推暘爲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領
護羌校尉燉煌太守領秦涼二州牧涼公大赦
境內殊死已下建元庚子時晉隆安四年也追

尊祖弇爲涼景公父昝爲涼簡公子譚爲世子
署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
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
順爲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牧
府右長史張縑爲太府主簿宋繇張謖爲從事
中郎尋加繇爲折衝將軍謖爲揚武將軍索承
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將軍晉興太
守汜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郡太守張靖爲折衝
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

開為駢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為廣武太守陰亮為西安太守令狐赫為武威太守索術為武興太守招懷夷夏人情悅服遣折衝將軍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巴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伐持久之計時北涼酒泉太守王德亦叛業自稱河州刺史業遣將討之德將部曲奔附唐瑤

辛丑二年夏四月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闐至是玉至燉煌納之郡府

壬寅三年春正月高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高親為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僚亦皆圖焉有白雀翔於靖恭堂高觀之大悅冬十二月沮渠蒙遜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來奔高署為牧府主簿是歲秦姚興遣使拜高為安西將軍高昌侯
癸卯四年春正月命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

甲辰五年夏四月有葛緣木而生作黃鳥之形
秋八月世子譚卒九月立第二子歆爲世子
建初元年春正月髡自稱大都督大將軍領秦
涼二州牧改元建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時晉
義熙元年也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京
師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
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
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御權臣亂紀
懷愍迤邐蒙塵塞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

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
幸江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
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
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
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
境萬里桓文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崑
裔遐邇欵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繫此州是
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
業志匡時難克隆先勲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

皇威遐邇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
兵孤力屈社稷爲墟一作喪臣聞歷數相推歸餘
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
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旋踵覆
餽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竊一作襲字
期運將秒四海顛顛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
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
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
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僚以臣高祖東莞太

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叅忝時務伯
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衛將
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
殊寵之隆勒於天府忘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
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尉秦
涼二州牧涼公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
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勲光踐
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
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

禹所經奄爲邱墟五岳神山狄汚其三九州神
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
心絕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
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
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
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卽事
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
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
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

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於九壤殉
命灰身隕越慷慨冬十月嵩讌羣僚於嘉納堂
因謂之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
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兆故前遣
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
下今惟蒙遜鴉峙一城自張掖巴東晉之遺黎
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
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
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右長史張邈曰殿下此議

實社稷之利也乃力贊成之嵩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遂以右司馬張體順為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涇徵折衝將軍宋繇為右將軍領燉煌護軍與子燉煌太守讓鎮燉煌遂遷居於酒泉今之肅州

建初二年春正月嵩手令誡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

車理轡百慮填膺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微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戒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已纂脩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眾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偽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接按聽訟刑法所應

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勿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意必以示已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墻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為五百年鄉黨姻親相

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廻一作違為當隨宜斟

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

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疵除垢朝為寇讐夕委

心脅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哲哲一作舊

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

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媿前人也秋

八月南涼禿髮儁檀送暲女敬愛於酒泉并通

和好初暲之立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家

文既東遷暲從姑梁哀之母養之至是儁檀假

道於北山鮮卑使哀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
嵩大悅遣使報聘僇檀贈以方物九月嵩親率
騎二萬略地至於建康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
其方物冬十月北涼沮渠蒙遜來侵至於建康
掠三千餘戶而去嵩大怒率騎追之及於彌安
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秦建元之末徙江漢
一萬餘戶於燉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
徙七千餘戶郭磨之寇武威威武張掖已東人
西奔燉煌晉昌者數千戶及嵩東遷皆徙之酒
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
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
築城於燉煌南子亭以威南虜是年嵩造珠碧
刀二口銘其背曰百勝隸書

建初三年冬十二月嵩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
法泉間行奉表於晉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
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
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
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否吳涼懸邈

蜂蠆衝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
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
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
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
士時移日邁荏苒三年撫劔歎憤以日成歲今
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
之衆冀憑國威席捲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
盡節竭誠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迴遠勅寇未除
當須鎮副爲行留部分輒假臣世子歆監前鋒

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
驅又燉煌郡大衆殷繁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
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
燉煌太守統攝崑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
戎間率先士伍臣總攝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
命動靜續聞嵩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
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於酒泉乃許之於
是使儒林祭酒劉昞爲文刻石頌德
建初四年時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

其園囿羣僚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雖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紀其事嵩從之初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至是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乃著槐樹賦以寄情蓋嘆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遂命主簿梁中庸及儒林祭酒劉昞等並作

建初五年

建初六年春三月魏安焦朗據姑臧自號龍驤

大將軍遣使稱臣嵩因其所稱而授之秋七月沮渠蒙遜率騎來攻嵩遣世子歆及別將朱元虎禦之戰於馬廟歆敗元虎被禽嵩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嵩遂與蒙遜結盟而還

建初七年秋八月蒙遜復背前盟率輕騎來襲嵩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已竭徐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引去嵩

遣世子歆帥騎五千邀擊敗之獲其將沮渠百
年

建初八年

建初九年春三月上巳高譙於曲水命羣僚賦
詩而親爲之序冬十月高寫諸葛亮訓誡以勗
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勲未建雖外總良
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
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
冠受任常懼弗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不

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
奏諫尋其始終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
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
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
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高乃修燉煌舊塞
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燉煌舊塞西南二
圍以威南虜

建初十年高以偉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
所奉遂起伯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

業指日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禿髮僣
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
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本
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
靄仰朗日之照煦旣敷旣載以育以成幼希顏
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翫禮敦經茂玄冕於朱
門羨漆園之傲生尚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
耕穢鷄鳶之籠嚇欽飛鳳於太清杜世競於方
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嶺奇秀木之凌

霜挺脩幹之青蔥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
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
高驤攀瓊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漿和吟鳳之
逸響應鳴鸞於南崗時弗獲彰心往形留眷駕
陽林宛首一邱衝風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繽紛
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
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德於園流
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於
英倫踐宣德之祕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

奕奕崇明岌岌王居誥誥百辟君希虞夏臣庶
夔益張王頽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摺
紳淪胥而覆溺呂發釁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
疾風飄於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
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間而無烟
斯乃百六之恒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
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闇王命而不尋邀非
分於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
哀餘類之怙蒙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

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
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
弱水以建基躡崑墟以爲墉總奔駟之駭轡接
摧轅於峻峰崇崖巉嶻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
紆嶽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鴉鷄羣
吟挺非我以爲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
物懷自彼於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
往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
哉雋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射鈎與斬袂或脫

枯而纓豸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陸拔翹
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
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
軍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驍傑誓
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亦
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
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
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徽猷於召武非
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
物希風而潤雨昏益旣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
濟濟隆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
塵於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驅
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
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赳赳干城翼翼上
弼志馘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陽拯涼
德於已墜間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
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
餐而忘寐表略韻於純素託精誠於白日又感

兵難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
之懷初暘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
遇害江南暘聞而吊之暘前妻同郡辛納女貞
順有婦儀先卒乃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
建初十一年

建初十二年夏六月北涼沮渠蒙遜每年侵寇
暘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與
校司馬索承明上書勸伐蒙遜暘引見謂之曰
蒙遜爲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
有必禽之策當爲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
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慙
懼而退

建初十三年春正月暘寢疾顧命長史宋繇曰
吾少罹荼毒百艱備嘗乃於喪亂之際遂爲此
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憊然
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伸
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戒危殆之機吾死之後
世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

之士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略
乖衷失成敗之要遂以晉義熙十三年二月薨
於光德殿時年六十七在位十八年葬建世陵
謚武昭王廟號太祖

春秋第九十一卷

西涼錄二

春秋卷第九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歆

李歆字士業高第二子也為撫軍將軍領護羌
校尉監前鋒諸軍事高死左長史宋繇等上為
大都督大將軍領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大赦
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嘉興尊母尹氏為太后以
宋繇為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
事索仙為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三月河西王沮

渠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於歆以誘之歆遣武衛將軍溫宜等率兵往赴親勒大軍為之後繼蒙遜率眾三萬設伏於蓼泉歆聞之引兵還蒙遜率眾來追歆親貫甲與戰於解支澗大破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去

嘉興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復率眾來伐歆將出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麥而去是歲歆遣使告晉嗣位冬十月晉拜歆

為使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酒泉公

嘉興三年夏六月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繕

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顛一作顯上疏切諫曰涼土

三分勢不久立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

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

雨犯傷和氣是宜減膳徹懸側身修道一作過而

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殘凋百姓愁悴致

災之咎實此之由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

天下而亡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天挺神姿應桓文之運流標萬里爲西夏所推左取酒泉有易俯拾右開西域兵不血刃實爲殿下開創崇規貽厥孫謀者也殿下不能奉承先志混一涼土侔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一作均士卒百姓懷之咸樂爲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汜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

愛人主憂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號公是也殿下嗣位以來元年三月癸卯燉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於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

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
既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
百姓內多爲聚斂尋以滅亡建元十九年姑臧
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
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稱制此方
震五十餘所旣而先王龍興於瓜
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
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卽尊之室
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

中國將爲塵氛之所陵翳諺曰野
將去今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也
天意若曰將有殊方入居於此城
也昔春秋之世星隕於宋襄公卒
也昔春秋之世星隕於宋襄公卒
所爲地者至陰廣漠之象當靜而動反亂
天常天意若曰朔漠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
德將有宋襄之禍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臣蒙
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
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隣養威

觀釁罷宮室之務止遊畋之娛宮嬪妃媵諸夷
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息
茲奢糜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
招賢俊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
之積庭盈文武之臣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
房之妙算一鼓可以平定姑臧長驅可以飲馬
涇渭方南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
恐社稷之危必不出紀歆亦不納

嘉興四年夏六月晉恭帝禪位於宋秋七月歆

遣使貢獻於宋甲辰宋詔以歆爲都督高昌等
十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歆將謀東伐
張體順切諫止之又聞沮渠蒙遜攻秦浩臚命
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爲不可

具太
后傳宋

繇亦固諫歆怒不聽繇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
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歆遂率步騎三萬東
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計中然聞吾旋師必
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剋浩臚將進攻黃峪
歆聞之喜進次都瀆澗蒙遜自浩臚來拒戰於

懷城敗績勒衆復戰敗於蓼泉爲蒙遜所殺歆
子重耳脫身奔於江左遂仕於宋後復歸魏爲
魏弘農太守歆諸弟驍騎將軍酒泉太守翻擊
虜將軍新城太守豫征西將軍燉煌太守恂領
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皆西奔燉
煌尋棄燉煌奔入北山蒙遜入酒泉禁兵侵掠
士民安堵以宋繇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
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尹太后及諸女死
於伊吾先是嵩嘗夢爲涼公領涼州牧代沮渠

氏至是歆爲蒙遜所殺歆之未敗也有一大蛇
從南門而入至於恭德殿前又有雙雉飛出宮
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燉
煌父老令狐熾家見一白頭翁衣帽而謂之曰
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
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自嵩僭位元年歲在庚
子至歆爲蒙遜所滅歲在庚申凡二十一年

案唐書嵩本老子之裔也嵩子歆歆子重耳
魏弘農太守重耳子熙金門鎮將家于武川

熙子天賜爲幢主天賜子虎爲後周太祖宇文泰開國功臣魏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號爲柱國宇文氏受魏禪時虎已卒追錄佐命功封唐國公以其子昺襲封隋代周復姓李氏昺官至隋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昺生子淵襲封唐公後賴次子秦王世民之力代隋而爲天子是爲唐高祖秦王四征寇盜以壹天下是爲太宗遡長發之祥則暘之於唐其猶周之后稷矣高祖武德元年追謚皇高祖

熙曰宣簡公皇曾祖天賜曰懿王皇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昺曰元皇帝廟號世祖與武昭王祖父並祀以天子之禮太宗子高宗治追號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尊宣簡公爲宣皇帝懿王爲光皇帝高宗孫玄宗隆基加宣皇帝曰獻祖光皇帝曰懿祖尋加玄元號曰大聖祖又追號聖祖父周大夫敬曰先天太皇遠祖咎繇曰德明皇帝西涼武昭王曰興聖皇帝

春秋第九十二卷

西涼錄三

春秋卷第九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恂

李恂字士誠歆之弟嵩第六子也為燉煌太守
歆為沮渠蒙遜所殺恂與兄翻等自燉煌奔於
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燉煌太守元緒
龕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朱承一作朱承張弘等以
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遂率千騎入於燉
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

十一國春秋 卷九十三
刺史改元永建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二萬攻之恂閉門不戰攻之不下蒙遜乃自率衆來攻三面起堤引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承等開門出降恂先殺其妻子自殺蒙遜遂屠其城

李翻

李翻字士舉小字武彊嵩少子也歷驍騎將軍祈連晉昌酒泉三郡太守翻子寶字懷素小字衍孫沉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伯父歆爲沮渠

蒙遜所滅父翻奔於北山蒙遜乃徙寶於姑臧歲餘隨舅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接禮甚得衆心皆樂爲用每希報雪其後魏世祖遣將討沮渠無諱於燉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自伊吾率流人及虜騎南襲燉煌據之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魏世祖嘉其忠欵拜懷達散騎常侍燉煌太守別遣使授寶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

尉沙州牧燉煌公仍鎮燉煌承制玉門巴西甚著威惠於西土百姓懷之在燉煌三年因入朝遂留京師徙爲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轉鎮北將軍魏太安五年卒謚曰宣公有六子冲最知名歷顯位

高妻尹氏

尹氏天水冀人尹文之女也幼而好學清辨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高繼室自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高之創業謀謨經略多所贊毘故西州嗔曰李尹王燉煌及高死子歆嗣位尊爲太后河西王沮渠蒙遜來伐先引兵攻秦浩疊歆欲乘虛襲張掖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度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臨終遺令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安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況蒙遜驍武善於用兵汝非其敵觀其數年以來經謀規略常有兼并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汝國雖小足爲善政

十一國春秋 卷之三
三
修德養民靜以俟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
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僥冀非望以吾
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歆不能聽爲蒙遜所
敗歆曰吾違老母明勅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
何面目見我母也勒兵進戰遂大敗死蒙遜入
姑臧見尹氏而勞之尹氏曰李氏爲胡所滅知
復何言或謂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奈
何倨傲之且國亡子死曾無憂色何也尹氏曰
存亡死生皆有天命奈何更如凡人爲兒女子

之悲耶吾一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可復惜餘生
爲人臣妾惟速死爲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
女爲茂虔婦及世祖以妹武威公主妻茂虔尹
氏與女遷居酒泉頃之女卒尹氏撫之不哭曰
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茂虔之弟無諱鎮酒泉
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欲就之乎尹氏
未測其意給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
無幾便當死此不復作瓊裘鬼也未幾潛奔伊
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酒泉

許吾北歸何爲復追汝取吾首以往終不復還矣追騎遂不敢逼引還尹氏至於伊吾年七十五卒

宋繇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僚爲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爲張邕所殺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

自勵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從師就學閉戶讀書晝夜不輟博通經史諸子羣言莫不綜覽呂光舉爲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拜散騎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於高麗從事中郎尋加折衝將軍轉右將軍領燉煌護軍左長史受遺輔政及歆嗣位遷武衛將軍廣夏太守位至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旅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事無淹滯沮渠蒙遜平酒泉

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十餘斛而已蒙遜嘆
曰孤不喜得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
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死以子茂虔托之茂虔
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魏世祖拜繇
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魏
并涼州從茂虔至魏卒

劉昞

劉昞字彥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見
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

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
有心於昞遂改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
有一女年向長成欲覓一快婿誰坐此席者吾
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
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
酒泉不應州郡辟命弟子受業者常數百人武
昭王暠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雅好文典
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
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

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嵩謂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并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後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中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北涼錄自有傳

唐繇

唐繇晉昌宜安人也以涼土喪亂民無所歸推嵩霸於河右以寧一方及涼亡繇子和與兄契携其甥武昭王孫寶避難伊吾招集人衆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爲伊吾王經二十餘年和與契遣使降魏遂爲蠕蠕所逼擁部衆至高昌蠕蠕復遣部帥阿若討之至白力城和先攻高昌契與阿若戰敗沒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

子樹後又從伊洛擊高寧白力二城尅之遣使奉表歸魏

辛淵

辛淵字子深隴西狄道人也四世祖怡晉幽州刺史寧朔將軍淵仕高為驍騎將軍歆亦善遇之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授歆而身死於難遂以義烈見稱於西土云其後子孫仕魏俱至顯官

陰仲達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也祖訓字處道仕高為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仕姑臧令仲達以文學知名西土

春秋第九十三卷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北涼錄一

春秋卷第九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
沮渠右沮渠之官蒙遜之先世曾爲此職故遂
以官爲氏世居盧水爲酋豪高祖暉仲歸曾祖
遮皆雄健有勇力祖祁復延封北地王北一作狄又作
乞父法弘襲爵苻堅時以爲中田護軍卒蒙遜
代領部曲雄桀多策略好學涉獵書史頗曉天

文滑稽善權變數爲諸胡所推服梁熙呂光皆
奇而憚之故常遊飲以自晦光之王於涼土使
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伯父羅仇爲
西平太守仇弟麴粥爲三河太守光遣其子慕
瑣率仇粥征河南王乞伏乾歸於枹罕前軍敗
績麴粥言於羅仇曰主上昏耄驕縱諸子朋黨
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其智勇猜忌之
時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憚必不見容與其
死之無名不若勒衆向西平出茗藿奮臂大呼

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
忠孝著於西土一方所推寧使人負我我不忍
負人也未幾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仇及粥
蒙遜以仇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姻族會葬者
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
祖翼獎竇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多
殺不辜豈可坐觀成敗不上繼先祖安民之志
下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結謀起兵
殺光中田護軍馬邃進攻臨松郡殺縣令井祥

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光遣呂纂
逆擊蒙遜於忽谷蒙遜敗績將六七十人逃入山
中家戶悉亡散時從兄晉昌太守男成聞蒙遜
起兵亦合衆數千還屯樂涇殺酒泉太守疊滕
一作蒙遜乃收集部曲投之共推建康太守段
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
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
鎮西將軍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酒泉太
守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神璽二年夏四月段業將遣蒙遜攻光西郡太
守呂純衆咸疑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
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經旬不克乃引水
灌城城潰執純以歸於是晉昌太守王德燉煌
太守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爲臨池侯以
德爲酒泉太守敏爲沙州刺史徙男成爲晉昌
太守六月業遣男成及王德攻光常山公呂弘
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業遂徙治張掖議欲追擊
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法

也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勦悔將何及遂率眾追之為弘所敗賴蒙遜救以免業嘆曰孤不能用于房之言以至於此冬十月業築西安城以別將臧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為之築家非築城也業不從尋為呂纂所破蒙遜懼業不能容已每匿智以避之

天璽元年春二月業僭稱涼王赦其境內改元天璽以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夏五

月三河王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來攻業請救於秃髮烏孤烏孤遣弟利鹿孤及楊軌救之紹等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一作騎之強有窺覷之心紹纂深入置兵死地必決戰求生不可勸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

天璽二年春正月前晉昌太守唐瑤叛歸李暠酒泉太守王德亦叛自稱河州刺史業使蒙遜

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
破之虜其妻子部曲而還夏四月業懼蒙遜雄
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益生爲酒泉太守
蒙遜爲臨池太守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
張掖太守權每輕侮蒙遜蒙遜譖而殺之因謂
男成曰段業愚暗非濟世之才信讒愛佞無鑒
斷之明向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誅之蒙遜
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爲吾
家所建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旣親之背
之不祥乃止

永安元年春正月蒙遜旣爲業所憚內不自安
求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
之變喜其出外許之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
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
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
夏四月業收男成逼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
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
在恐部衆不從故與臣克期祭山返相誣告其

意欲王之殺臣也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
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投
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竟殺之蒙遜聞男成
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見
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段王
所能濟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爲陳吳耳而
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罹
於塗炭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氏
池衆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率所部來降羌
胡多起兵嚮應之者蒙遜進壁侯塢業先疑右
將軍田昂幽之於內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
武衛將軍梁中庸等攻蒙遜於侯塢業別將王
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
心狠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
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豐孫言旣不從昂至
侯塢蒙遜自氏池逆之昂率騎五百降於蒙遜
軍遂大潰中庸亦率衆來降五月蒙遜至張掖
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散走蒙遜大

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瓢一作
 一已為貴門所推願丐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
 還與妻子相見蒙遜不許遂斬之業京兆人也
 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為杜進記室從征塞表
 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
 卜筮識記巫覡徵祥故為奸佞所誤男成弟富
 占將軍俱僕帥戶五百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六
 月梁中庸房晷田昂等共推蒙遜為使持節大
 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大赦境內殊死已

下改元永安

白帖作永和

署置百官從兄伏奴為鎮

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挈為建忠將軍都
 谷侯田昂為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為輔
 國將軍房晷為左長史梁中庸為右長史張隲
 為左司馬謝正禮為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
 悅是月燉煌太守李暉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
 軍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稱元庚子與
 蒙遜相抗秋七月秦姚興遣隴西公姚碩德攻
 呂隆於姑臧蒙遜因遣從事中郎李興聘於秦

以通和好八月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李暠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建忠將軍挈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於姑臧請軍迎接率部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太守挈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挈私謂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必不能久何故違離桑梓受制於人乎輔國將軍臧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群孽使桃蟲鼓翼東

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尸不粒食可蠲省百徭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力九月遣子奚念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少可遣挈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臣弟挈臣竊以為苟有誠信則子不為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為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昌松侯一作張松禿髮俱延興城侯禿髮

文支將騎一萬來襲擊之至萬歲臨松執從弟鄯善苟子虜其民六千餘戶十二月蒙遜遣從叔孔遮入朝於利鹿孤許以挈爲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

永安二年春二月蒙遜與西平侯禿髮儁檀共攻涼州爲呂隆所破冬十月西涼李暠遣唐瑤及鷹揚將軍宋繇攻酒泉獲太守益生十二月蒙遜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奔於李暠是年大風震電於震所得石冊

永安三年春正月蒙遜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雍之美也况孤薄德寡昧智不經遠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內外臣僚其各搜揚賢雋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

永安四年春二月呂隆以蒙遜僭檀交侵遣弟呂超求迎於秦夏六月蒙遜遣輔國將軍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虜其民五千戶而還秋八月秦姚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等率衆迎隆隆

勸難引兵來伐難從之蒙遜使臧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遣弟建忠將軍挈入貢於秦是時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竝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綱紀百姓乎皆逼之令自殺冬十月秦遣鴻臚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刺史西海侯時秦亦拜秃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

構對曰傉檀輕狡不仁欵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褒其歸善卽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勲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
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勲驍將竝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而更遠封西海耶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

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拜受之

永安五年春二月蒙遜襲狄洛磐於番禾不克遷其民五百餘戶而還是年造刀一百口銘曰永安隸書

永安六年秋八月西涼李暠遷都酒泉漸逼蒙遜蒙遜攝軍以禦之

永安七年夏六月南涼秃髮儁檀率衆來攻蒙遜嬰城固守儁檀至赤泉虜掠而去秋八月蒙

遜襲西涼李暠於酒泉至安彌一作去城六十

里暠乃覺引軍出戰遂大破之暠閉城自守蒙

蒙亦引而歸

永安八年春二月兩月一作日竝出山崩地震折

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動於

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

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

攻秃髮儁檀於均石大戰破之進攻西郡太守

楊統於日勒拔之統降拜爲右長史寵待踰於

功舊

永安九年酒泉南有銅駝山言犯之者輒大雨
雪蒙遜遣工取之得銅萬斤

永安十年春二月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李暠
秋七月蒙遜以羅仇子成都爲金山太守麴粥
子鄯善爲西郡太守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
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於丹嶺北虜大人
思盤率部落三千來降時木連理生於永安永
安令張披上書曰異枝同榦遐方有齊化之應

殊本同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
同之美徵也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
時所致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

永安十一年春三月蒙遜率騎三萬伐禿髮儁
檀次於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
昏進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儁檀率衆來追及
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
犯也蒙遜曰儁檀謂吾遠來疲敝必輕而無備
及其壁壘未成一鼓而擒也遂進擊之儁檀

大敗乘勝至於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僣檀懼嬰城固守遣使請和以子染干爲質許之掠八千餘戶而歸僣檀南奔樂都魏安人侯謚等閉門作亂遣使來降焦朗亦據姑臧自稱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臣於西涼李暘秋八月蒙遜率騎二千伐李暘敗暘子歆於馬廟擒其將朱元虎遂引兵還旣而以元虎歸暘

永安十二年春二月焦朗猶據姑臧蒙遜率騎攻拔其城執朗而歸宥之於是大饗文武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署弟建忠將軍挈爲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都三旬不克南涼王禿髮僣檀以子安周爲質引還未幾僣檀復率衆來攻蒙遜擊之進圍樂都僣檀勢窮請降以子染干爲質乃還是月挈死以從祖益子爲鎮東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秋七月蒙遜遣沮渠百年襲西涼李暘暘子歆邀擊之失甲士數千百年爲歆所擒

玄始元年冬十月蒙遜遷都姑臧十一月僭即河西王位於謙光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玄始置百官丞郎官如呂光為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

玄始二年春正月尊母車氏為王太后立妻孟氏為王后夏四月立子政德為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南涼王禿髮儁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儁檀湟河太守禿髮文支據湟川來降鎮軍

將軍成宜侯亦率眾來降蒙遜署文支為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成宜侯為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為湟河太守秋八月蒙遜復率眾伐儁檀儁檀懼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因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經略八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狡虜儁檀鴟峙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酷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獫狁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寧處身披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

僣檀猶未授首其弟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
彼重藩請爲臣妾自西平已南連城繼順惟僣
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旣落命豈久全五緯之
會已應清一之期無賒方散馬金山黎元永逸
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冬十月蒙遜西如苕菴
遣冠軍將軍沮渠伏恩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
二虜大破之俘獲二千餘戶而還是年蒙遜母
車氏卒

玄始三年夏秃髮烏孤孫承鉢利鹿孤孫副周
皆來奔降冬十二月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
來聘諭以朝廷威德

玄始四年春三月蒙遜率衆伐西秦乞伏熾磐
於廣武郡克之遣別將運糧於湟河以糧運不
繼遂自廣武如湟河渡浩亶熾磐遣將軍乞伏
魁尼寅邀之於浩亶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
軍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騎二萬據勤姐嶺蒙遜
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乃以弟
漢平爲折衝將軍湟河太守引還夏五月蒙遜

遣舍人黃迅報聘益州因上表於朝廷曰上天
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於南裔蒼生沒於醜虜
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
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儔謬爲河右遺黎推爲
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嶮執義不回
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
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
揮戈以中原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
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臂一呼

攘袂而起衆無一旅地不滿百猶能成配天之
功著車攻之誅況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荆揚之
銳而可晏然垂拱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
軫尅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卒爲晉右翼驅除
戎虜時赫連勃勃遣御史中丞烏落孤來結盟
蒙遜遣弟湟河太守漢平蒞盟於夏西秦乞伏
熾磐率衆二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
隗仁夜出擊之熾磐大敗斬首數百將引兵去
漢平長史焦昝將軍段景密信招之熾磐復進

攻圍益急漢平納景景之說面縛出降隗仁不
屈爲熾磐所擒將斬之其將段暉固請得免尋
遁還姑臧拜高昌太守

玄始五年春正月蒙遜率衆攻西秦進次石泉
熾磐遣乞伏曇達來拒蒙遜引還遣使與通和
好三月蒙遜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
襲烏啼虜大破之西至苕藿遣前將軍沮渠成
都一作城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自率中軍三萬爲
之後繼卑和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復如金

山以歸

玄始六年夏四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術
起遊林堂於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秋九月堂
成遂大宴群臣談論經傳

玄始七年夏五月蒙遜下書曰頃自春大旱害
及時苗碧原青野條爲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
冤獄乎役賦繁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
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免百姓夏稅秋糧翼日澍雨大降

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書郎劉祥言
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
研研卽屈強之貌遂殺之其峻暴如是顧謂左右曰古
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
今歲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也
秋九月蒙遜遣張掖太守廣宗詐降以誘李歆
歆發兵來應蒙遜伏兵於蓼泉歆覺之引去蒙
遜追及之與戰敗於解支澗一作西支澗復收散卒
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

終成大漢今宜旋師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
康而還冬十月故秦將姚艾來奔蒙遜引兵迎
之既至署爲征南將軍群臣上書曰設官分職
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官
者以匪躬爲務受任者以忘身爲效自皇綱初
震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
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無
可否望空而過至令黜陟絕於皇朝駁議寢於
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競勸之心苟爲

度日之事豈能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振肅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命征南將軍姚艾尚書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姓振肅是年晉遣使拜蒙遜為涼州刺史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玄始八年秋八月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可

一作當南行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

臨機慎勿露也遂遣兵伐西涼李歆於酒泉先

攻浩亶音閣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南一為

騰蛇通典作騰蛇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迴師先

定酒泉也遂燒攻具而還潛次於川巖聞歆徵

兵欲乘虛攻張掖蒙遜曰歆已入吾計中但恐

聞吾迴軍必不敢前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

得浩亶將進軍黃谷歆聞之引兵入都瀆澗蒙

遜潛軍逆擊敗之於懷城歆退走追至臨澤斬

歆及兄弟三人進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掠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涼之舊臣皆隨才擢叙九月歆弟燉煌太守恂據郡自稱冠軍大將軍冬十月蒙遜遣世子政德攻之恂閉門拒守

玄始九年春三月蒙遜自率衆攻燉煌乃築長隄引水灌城數十日不下攻之益急恂乞降不許恂武衛將軍宋承廣武將軍張弘等舉城來降殺恂而屠其城獲其弟子寶囚於姑臧李氏由是遂亾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詣蒙遜稱臣貢獻冬十月己亥宋遣使拜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十一月遣右衛將軍鄯善建節將軍苟生率衆伐西秦西秦王乞伏熾磐遣征北將軍沒奕干等率步騎五千來拒鄯善等敗於五澗苟生爲其所虜

玄始十年春正月饗群臣於謙光殿蒙遜曰南方有惡氣經天暴兵象也不出一旬必有寇至

命治兵東苑以備之未幾乞伏熾磐遣騎五千
來襲至於獠猢嶺聞有備而去秋八月蒙遜遣
前將軍成都率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
月乞伏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一作沒奕干等帥
精騎五千一作六千來擊冬十月成都爲出連虔所
破掠民三千餘戶而去十二月晉昌太守唐契
據郡以叛遣世子政德討之

玄始十一年春正月蒙遜遣使詣宋貢其方物
宋以蒙遜爲使持節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夏四月政德攻
晉昌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寶同奔伊吾招集
流民歸附者二千餘人遂臣於柔然秋七月柔
然來攻蒙遜遣政德拒之政德輕騎進戰軍敗
見殺冬十月立次子興國爲世子大赦境內殊
死已下文武進位一等

玄始十二年秋八月西秦乞伏熾磐遣太子暮
末等率步騎三萬出貂渠谷來攻遂陷白草嶺
及臨松郡徙民二萬餘口而去

玄始十三年夏四月乞伏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捷等來攻執蒙遜從弟成都及從子白蹄頗羅等徙民五千餘戶而去

玄始十四年秋八月乞伏熾磐率衆來攻至廉川其太子暮末等率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蒙遜發兵禦之因遣使說夏主赫連勃勃使乘虛襲枹罕熾磐聞之引兵而去冬十二月蒙遜遣使入貢於魏是歲魏始光三年也

玄始十五年春二月魏世祖諱燾遣行人持節冊

拜蒙遜爲河西王

承玄元年夏六月蒙遜遣兵伐西秦時乞伏熾磐死暮末卽位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親蒙遜遣使入西秦弔祭暮末厚資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執伐以歸旣而遣還并遺暮末甚厚於是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承玄秋九月暮末遣使報聘冬十月西秦涼州牧乞伏千年來奔十二月蒙遜復率衆伐西秦至磐夷西秦相國乞伏元基等將騎一萬五千

來拒蒙遜還攻西平暮末遣騎來援蒙遜乃引而還

承玄二年夏五月乞伏暮末遷保定連蒙遜遣世子興國攻之六月暮末率衆迎擊至於冶城興國戰敗被擒殺軍士三千餘人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弟沒利延帥騎來援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逆擊之大敗而歸秋七月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於西秦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弟菩提爲世子冬

十一月蒙遜復遣使詣宋入貢獻青雀頭儻百斤并求周易及子集諸書詔竝給之合四百七十五卷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十二月蒙遜下書曰乞伏暮末頻年失信終日言笑要當一舉勦其巢穴軍次沃干嶺枹罕城中餓死大半

承玄三年冬十月蒙遜復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等入貢於魏因上表曰伏惟陛下天縱睿聖德超百王陶育齊於二儀洪基隆于三代

然鍾運多難九服紛擾神旗暫擁車書未同上
靈降祐祚歸有道純風一鼓殊方革面群生幸
甚率土齊歡臣誠弱才效無可錄幸遇重光思
竭力命自欣投老得觀盛化冀終餘年憑倚皇
極前後奉表貢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
審津塗寇險竟不仰達爲天朝高遠未蒙齒錄
屏營戰灼無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祗等還奉被
詔書三接之恩始隆萬里之心有賴今極難之
徐開泰惟始誘勸旣加引納彌篤老臣見存遐

外無棄仰荷愷悌之仁俯蹈康哉之詠然商胡
後至奉公卿書援引歷數安危之機勵以竇融
知命之美顧惟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
遠託大蔭庶微誠上宣天鑒下降若萬國來庭
百辟陞賀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首但世
難尚殷情願未遂章表頻修滯懷不暢許身爲
國款誠莫表致惑群后貽慮公卿辭旨紛紜抑
引重沓不在同獎之例未達拱辰之心延首一
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天時未有過於

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啟聖姿幼登天位美詠
侔於成康道化踰於文景方將振神綱以掩六
合灑玄澤以潤八荒况在秦隴茶炭之餘直是
老臣盡效之會舒等既至世祖與之飲宴執崔
浩之手以示之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
之美當今無比朕動止咨之預陳成敗若合符
契未嘗失也自此以後貢使相望

義和元年夏六月赫連定畏魏之逼擁秦民十
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蒙遜而奪其地定濟
未半吐谷渾王慕瓚襲擊敗之執定以歸於是
蒙遜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義和以世子菩
提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秋八月乙酉蒙遜
遣子安周入侍於魏九月世祖欲精簡行人報
使蒙遜以問崔浩浩曰蒙遜稱藩款著河右若
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
慰尚書李順卽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
不宜先爲此使若蒙遜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
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

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入覲時也世祖從之乃以順兼太常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使浩爲冊書以褒賞之冊曰昔吾皇祖胄自黃軒總御群才攝服戎夏叠曜重光不殞其舊逮於太祖應期協運大業惟新奄有區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廣闢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緒思廓宇縣然時運或否雰雰四張赫連跋扈於關西大檀陸梁於漠

北戎夷負阻江淮未賓是用自東征西戎軒屢

動一作

駕一作賴宗廟靈長將士宣力克剪兇渠震服

疆曠四方漸泰表裏無塵王先識機運經略深遠與朕協同厥功洪茂當今運鍾時季僭逆憑陵有土者莫不跨峙一隅有民者莫不榮其私號不遵衆星拱極之道不慕細流歸海之義而王深悟大體率由典章任土貢珍愛子入侍勲義著焉道業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論功德則無二於當時言氏族則始因於世爵古

先帝王褒賢賞德莫不胙土分民建爲藩輔是以周成命太公以表東海襄王錫晉文大啟南陽是用割涼州之武威張掖燉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封王爲涼王受茲素土苴以白茅用建冢社魏室藩輔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夫功高則爵尊德厚則任重又加命王入贊百揆謨謀幃幄出征不懷登攝侯伯其以太傳行征西大將軍仗鉞秉旄鷹揚河右遠祛王略懷柔荒隅北盡於窮髮南極於庸岷西被於崑嶺東至

於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又命建國署將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還武官撫軍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欽哉惟時往踐乃職祗服朕命協亮天工俾九德咸事無忝庶官用終爾顯德對揚我皇祖之休烈

義和二年冬十二月李順復奉使至涼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舊患動發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自當

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以王祗執臣禮
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
入至庭中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
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亾而敢
凌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蒙遜
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旣雅恕衰疾傳聞朝廷
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
跪而不祗命斯小臣之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曰伯舅無
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
高勲厚未如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
拜之詔而遽自偃蹇安爲尊大此乃速禍之道
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亦何
及豈社稷之福乎蒙遜謝曰太常規之以古烈
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
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亾朝廷頃來
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興治
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

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臨御
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昌於
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地開邊隸首不紀僵屍
截馘所在成觀除蕩暴虐存恤黎庶威振八荒
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如今日之
盛者也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歛
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伐罪何云恃力夫聖王
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
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
亦願魏帝遠至何爲復遞驛告驚不舍晝夜意
君之所言殆爲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叛
君有扈違后啟而從逆王咸懾逼於近地牽制
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初罽賓沙門曇
無讖東如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令
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
涼州蒙遜甚重之號曰聖人無讖以男女交接
之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世
祖聞之遣使來迎且告蒙遜曰若不遣讖便卽

加兵蒙遜事讖日久未忍聽去至是復使李順
 命蒙遜曰聞彼曇無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
 流秘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願一奉見
 可馳驛送之蒙遜與李順宴於新樂門上謂順
 曰西藩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
 信納佞言苟見感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讖而今
 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
 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欵誠先著遣愛子
 入侍朝廷欵王忠績故顯加殊禮而王以一胡

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美
 吐所不當言豈朝廷相待之厚意耶竊為大王
 不取也且主上虛襟之至弘文之所知也弘文
所遣聘魏蒙遜曰太常口美如蘇秦但恐情不
之使也副辭耳仍留不遣後竟發覺其事拷訊殺之順
 還世祖問與蒙遜往復之辭及政教得失順曰
 蒙遜控制河西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
 綏集荒裔群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此亦足
 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

逖便事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然禮者德之與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祿福以臣觀之不復年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其子必易世易世之後早晚一作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不能保一隅如聞燉煌太守牧犍即茂器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世祖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足爲晚且

停前計以爲後圖蒙遜末年荒淫猜虐忍於刑戮群下苦之閨庭之中略無風紀

義和三年夏四月蒙遜寢疾左右常白日見鬼以劍擊之未幾薨於路寢五月葬元陵私謚曰武宣王廟號太祖蒙遜以晉安帝隆安五年歲在辛丑自稱張掖公至義熙八年僭稱涼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十年歲在癸丑卒在僞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六子茂虔嗣先是蒙遜王有涼土專弘事佛於涼州南百里崖中

大造形像手變萬化驚人眩目有土聖僧可如
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舍遙見則行人至便止
觀其而貌狀如其中泥塑形像人咸異之乃羅
上於地後往看之足跡隱隱今見如此



春秋第九十四卷

真和士成



